

女儿回来了



〔日〕穗积隆信 著

出版

3-

女儿回来了

挽救失足女儿二百天奋斗记

日 穗积隆信著

张琳译 李孙华校

北京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发生在一个三口之家的真实故事。穗积夫妇的独生女由香里，由于父母的过分溺爱，十三岁就误入了歧途。父母悲痛欲绝，悔恨交加。于是从溺爱变成严加管教。但是重惩换来的却是女儿的更加堕落。正在他们束手无策之际，得到了心理专家的指导和帮助。父母与女儿经过二百天艰苦的奋斗，女儿终于开始走上了正路。内容生动，感情真挚，读后值得人们深思。

積木くずし

親と子の二百日戦争

穂積隆信 著

根据桐原书店1983年1月版译出

女 儿 回 来 了

Nüer Huilai Le

挽救失足女儿二百天奋斗记

〔日〕穂積隆信 著

张琳译 李孙华校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广 内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75印张 95,000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0

书号：10071·545 定价：0.49元

译者的话

《女儿回来了》(原名《積木くずし——親と子の二百日戦争》)一书于一九八二年九月由日本桐原书店出版,是日本八三年畅销书之一。

作者穗积隆信是一名演员。他以记实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作者夫妇在警视厅少年科心理专家竹江孝的指导下,挽救失足女儿的过程。全书内容生动,感情真挚,语言朴实。

在日本,为儿女们堕落而深切苦恼的家庭绝非作者一家,这是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所以,这本书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受到大、中学生和中年父母的欢迎。

书中所述的竹江孝的教育思想,如:在对孩子进行教育前,首先要通过观察摸清孩子的思想,然后再对症下药,加以教育,引导;家长不应该歧视失足的孩子,而应以充满挚爱的态度去教育、挽救,等等。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但是,请读者注意,书中所述的情节是在日本的环境和条件下发生的。读者要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从中吸取教训,防微杜渐。

每一个人都有作父母的权利,但是,是否具有做父母的资格,却是值得深思的。

此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肖梦同志热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教。

译者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一日于北京

目 录

在狂风暴雨中	1
一、樱田门之秋.....	1
由香里的成长过程.....	2
第一个课题.....	5
二、回顾.....	9
三、战斗的开始.....	22
夜不归宿.....	22
等待.....	28
寻求精神寄托	34
一、女儿的身影.....	34
第二个课题.....	34
垃圾箱.....	38
病人.....	44
二、十点、十点.....	48
第三个课题.....	48
较量.....	51
疼痛.....	58
生活在街头	62
一、生活在街头.....	62
竹江先生的作法.....	62

哭笑不得·····	66
善良的人们·····	71
二、投身到由香里的世界中去·····	74
黑暗的夜晚·····	74
难眠之夜·····	77
投身到由香里的世界中去·····	81
向着明天迈进 ·····	85
一、蜗牛·····	85
反复·····	85
接近·····	91
二、征兆·····	98
勇敢的一步·····	98
碰壁·····	105
家庭列车 ·····	112
一、是我不好·····	112
接近·····	112
幸福的一天·····	115
真挚的母爱·····	118
二、家庭列车·····	122
远离·····	122
景物逝向何方·····	127
由香里，加油·····	135
我现在的一点想法·····	139
后 记 ·····	141

在狂风暴雨中

一、樱田门^①之秋

一九八一年十月七日，日比谷公园的树叶已经泛黄，皇宫四周的护城河畔笼罩在一片秋色之中。

我和妻子来到修葺一新的警视厅，面对这座威严的建筑，我简直没有勇气跨进它的大门。我并非第一次来这里，为拍摄外景，我曾多次出入这座建筑，每次都是昂首阔步地进出，从未留意过它的外表。然而，此时此刻，我却第一次感觉到它是这样威风凛凛，使我不由得一阵胆怯。当视线同大门两旁站得笔直的门卫相遇时，我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妻子很清楚我此时的心情，她仿佛是自言自语地小声说道：“真没想到会和你一起到警视厅来。”是啊，我们已被失足的女儿搞得疲惫不堪，走投无路了。

我叫穗积隆信，原名铃木隆信，演员，四十九岁。妻子，美千子，四十二岁。由香里——我们的独生女儿，十三岁。女儿的失足^②，使得我们三人乘坐的一叶“扁舟”就要被生活的狂涛巨浪吞没。我们为女儿的行动所摆布，精疲力竭，东奔西跑，如今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为求得一线

^① 樱田门是通向警视厅的一条大街。——译注

生机而硬着头皮走进了警视厅的大门。

由香里的成长过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由香里生于东京港区的虎门医院。晚于预产期一个月才降临人世的女儿，体重却仅有2.6公斤。望着睡在哺育器中的女儿，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让她健康地长大成人。

在女儿七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她突然口吐白沫，陷入虚脱状态，我们把她送到了虎门医院。格林液通过粗粗的橡皮管，注入了女儿柔嫩的小腿。

小女儿的内脏是那样衰弱，以致她经常在虎门医院住院治疗。就是在家，由香里也只会做一种游戏：她往布娃娃的大腿上扎一根牙签，然后又在牙签上系一根线，再将布娃娃靠在墙上，进行点滴注射。看着天真的女儿玩着她唯一的“游戏”，做父母的真是心如刀割啊！每当这时，妻子的眼里总是噙满了泪花。

期望女儿健康成长的愿望竟如此渺茫。在由香里四岁零九个月的一天，一直为由香里治疗的内脏外科大夫池永先生，将我叫到医院对我说：“全面检查的结果，怀疑是腹部肿瘤，要做好是恶性肿瘤的思想准备。”天哪！一个仅仅四岁的孩子，就要去承受手术的巨大痛苦！我不禁眼前发黑，一阵眩晕，倒在妻子的怀中。“肿瘤、恶性、思想准备。”这些话使我感到绝望，更使我愈发地怜爱我那苦命的女儿。妻子万般深情地望着病床上的女儿，强忍着呜咽说：“由香里……，妈妈对不起你呀！……。”我的头垂了下来，默默地站在妻子身后。

万幸，瘤子是良性的，女儿手术后很快就出院了。但是，手术后的由香里身体一直没有完全恢复。上小学时又多次住进医院。这期间，虎门医院的医生们不知给了我们多少照顾。他们是：小儿科的伊东先生、尊我部先生、皆川先生，内脏外科的池永先生，以及至今仍给予关照的吉原昭次先生，内科社会心理学科的鹤泽玉枝先生等。女儿是在这些大夫们的关怀下，在医院的治疗中度过她的小学时代的。

当时，正是我从“俳优座”剧团演员培训班毕业后，走上舞台的过渡时期。在话剧、电视剧中扮演些反面及其它角色。夸张点说，正是在探索自己表演艺术道路的时期。工作起来很卖力气，又好喝酒，因而无暇顾及家庭，女儿和家务全扔给了妻子一人。

现在，每当我想起那时妻子抱着体弱多病的女儿，在空荡荡的家中孤寂地等待着我归来时的凄凉情景，心中就感到强烈的内疚。事实上，如果追溯女儿犯罪的根源，我那时的生活态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香里考进麹町中学后，完全恢复了健康。她爱上了中学生活，参加了学校的“剑道部”，热衷于剑道的练习。我们看到女儿终于恢复了健康，并能坚持每天到校学习，幻想着她健康成长的未来，深为这生活的美好春风吹进我们三口之家而感到欣喜若狂。

但是，万没料到，就在由香里初中一年级即将结束的三月上旬的一天，我们发现女儿脸上有被剃须刀划破的伤口。妻子大吃一惊，拼命地追问原因，而由香里却死也不肯回答。

谁知这一天竟成了由香里堕落的开端。从此以后，她不要说是和我，甚至和她妈妈说话都露出厌烦的神情。我们越

是对她严加管教，她就越是反感、抵触。

她放学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而且一到家就不停地打电话。关于她的那些朋友，对我们更是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当我们觉察到她的这些行为已不是一般青少年反抗期的表现时，已为时过晚。而她对父母的焦虑根本不屑一顾，对父母的劝阻置之不理，迅速地堕落了下去。

出走、逃学、转校、“辅导”^①、吸毒，女儿象着了魔似地走向犯罪的道路。

这期间，由香里无数次离家出走。每次我和妻子都向警察提出保护申请^②。有一次，警察竟对妻子大发脾气说：“你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干脆拒绝了妻子的保护申请。

女儿每次出走，我和妻子都四处寻找。有一次，我竟在原宿（地名，位于东京都。）整整找了一夜。我不由得怒火中烧，迁怒于那些成群结伙闲逛的年轻人，“喂！深更半夜的你们穷转悠什么！”有时，我将别的女孩子错看成由香里，竟被她们厌恶地质问道：“你这老家伙，为什么总盯着我？！”

就这样，在痛苦和凄凉中挨过了一天又一天，好不容易暑假结束，迎来了新的学期。

正巧在这个时候，由香里突然提出想住进虎门医院，理由是为了戒毒。我们为她的转变大为惊讶。以前，她也曾几次表示要去上学。看来，堕落中的女儿并非不知道自己的行动使父母痛苦和失望。她内心时常充满着矛盾和不安。

第二天，由香里住进了虎门医院。从九月九日至三十日，在医院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治疗。

① 警察或负责青少年教育的人代替家长对孩子进行教导。——译注

② 请求警察发现自己出走的孩子后将其扣留，再通知家长领人。——译注

“但愿由香里通过这段时间的治疗，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得到恢复，获得新生。”我们虔诚地向苍天祈祷着，将女儿接回了家。

谁知，事与愿违。开学后没两天，由香里就故态复萌。她绝望地认为，即使去了学校也没有她这号人呆的地方。我们虽然深切地理解她的心情，但又爱莫能助。一家三口走进了一条漆黑不见尽头的隧道。

虎门医院的吉原和鹤泽先生得知我们的困境，很为我们担心。经鹤泽先生的介绍，我们决定拜访警视厅少年第一科的竹江先生。

第 一 个 课 题

在传达室，一位女职员接待了我们。她长得很漂亮，简直与周围威严的环境极不相称。她看了鹤泽先生为我们写的介绍信后，马上给竹江先生挂了电话。然后，拿出一张卡片说：“请填上姓名和联系事项。”我望着卡片，但不知联系事项一栏如何填写是好。妻子倒很冷静，将卡片拿过去，迅速地填上：“商讨孩子的教育问题。”“请将这个戴在胸前，到一楼右侧的少年第一科。”说着，女职员递给我们每人一枚大徽章。望着这位笑容可鞠的女职员，我心中暗想：“她会怎么看我呢？”想到这儿，我突然感到一种难言的羞耻，躲在妻子的背后，避开入口处人们的视线向里面走去。

少年第一科同我想象中的拥挤、嘈杂恰恰相反，显得十分清静、闲雅。休息室里只坐着一位中年妇女。见我们进来，她急忙将脸转过去，以免与我们的视线相遇。我很能理解她的心情，不由得也低下头，靠在妻子身边端正地坐了下来。

会谈室的房间很小，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墙壁雪白，映得屋里很豁亮，丝毫不使人感到郁闷。

警视厅少年第一科会谈室的心理鉴别技师竹江孝先生，身材矮小精悍，真诚和蔼的脸上却透露出一股俨然正气，我和妻子接过先生的名片，便与他面对面坐。他打开笔记本，拿起笔，用平静的口吻说道：“请你们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尽可能详细地讲一讲。”

在妻子的补充下，我大约用了三十分钟的时间，把由香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诉说给竹江先生。他边听边详细地作着笔记。听完，他用低沉有力的声音说了句：“你们管得太过分了。”“管得太过分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禁想反问竹江先生，但不知为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刹那间，半年来由香里堕落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出走，男朋友，扒手的朋友，多次打交道的警察，我们对她一次又一次的发怒、痛打、乞求，夫妇无可奈何地相对而泣……。但是，我们越是拼命地管教，女儿离我们反而越远了。“难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管得过分了吗？”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竹江先生默默地站起来，到隔壁房间里拿来一张纸。“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按照上面的要求去做，做起来可能很困难，但不这样做是无法挽救你们的女儿的。”说着，将纸递给了我。上面写道：

一、不和孩子交谈（家长不能主动找孩子谈话，如果孩子先开口，就以充满父母挚爱的态度，静静地倾听，或适时附加几句，但不许发表自己的意见）。

二、不和孩子提出交换条件，也不接受孩子提出的条件。

三、不要牵扯旁人（无论孩子交的朋友多坏，也不要干

涉他们或向孩子朋友们的父母抗议，更不要打电话谴责他们)。

四、要注意日常的问候。不管孩子怎样，当家长的都要按常规礼节问候孩子。“早上好！”“回家啦！”“晚安！”等等，即使孩子不理睬，也不能加以责备。

五、如果孩子朋友打来电话，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都要象对待日常工作那样，如实地转达给本人。

看完，我抬起头，向妻子看了一眼，她也正以迷惘的目光注视着我。这要求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简直是岂有此理，如此荒唐的要求怎么能做得到呢！我只觉得周身的血仿佛一下子凝住了，如坠五里雾中，不由得把那张纸从头到尾重新看了一遍。待逐渐平静下来，回顾以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女儿做了错事就大加责备，认为同她来往的朋友不好，便想方设法断绝他们的往来。孩子不回答家长的问话就大声训斥，接到“坏孩子”打来的电话就当即挂掉。我认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对于反抗的孩子，只能这样教育。然而，事实上非但没使女儿转变，反而使她变本加厉，越陷越深……。由此看来……，我仿佛从竹江先生的要求中悟出了真谛，也看到了一线光明。我抬头又望了一眼妻子，看神情她仍有些困惑不解，但是，我却很清楚她此时的心情。竹江先生的要求正因为“奇特”，一定也使她看到了曙光。“我懂了。”我向竹江先生说道，心中产生了一种对竹江先生的强烈的信赖感。我想：我们现在不仅要理解竹江先生的要求，而且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一条出路了。

“记住，无论孩子干了什么，都不要责备她，也不要发

表意见。孩子对你说什么，只做简单的回答。如果她不回家，也绝对不要去找她，直到她自己回来为止。”我提心吊胆地听完竹江先生的话，心中掠过一丝不安。“女儿现在虽然恢复了健康，但体质仍很虚弱。况且，她仍在吸毒，万一在外面有个好歹，……。”我忧虑地问道。看到我说话吞吞吐吐的样子，竹江先生斩钉截铁地说：“关于吸毒问题，如果你看到她正在吸时就坚决予以没收，但绝不能发怒。如果发怒就能制止吸毒的话，那么吸毒的孩子早就不存在了。如果本人不想戒毒，是绝对戒不了的。此外，如果在外面晕倒了，也会有人叫救护车将她送到医院。万一发生意外，那是她命中注定。不下这样的狠心就挽救不了由香里。”我哑然地望着竹江先生，而他并不理会我的表情，继续说道：“如果孩子做了坏事，就请和我联系，由我负责解决。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要通知我。”竹江先生神情自若。与其说他态度冷静，不如说是充满着自信。

我们夫妇为了女儿的教育问题，曾向人四处求教。学校的老师、警察署少年科的刑警、儿童教育咨询处的老师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必须与孩子谈心，家长必须要忍耐。”我们虽然从字面上可以理解这句话的意义，但实际上却不知如何去做。女儿越发堕落的残酷现实使我们更加迷惑不解，不知所措。但竹江先生的话却很具体，没有任何抽象的东西。我认为竹江先生是可信的，并决定完全听从他的指导。虽然心中的期待夹杂着不安，但我总觉得他是能够帮助我们挽救女儿的。竹江先生在临分手时对我们说：“不要怕人们说什么。无论别人产生了什么样的误解，等到由香里转变后再让他们去理解也不晚。最要紧的是挽救孩子。”这是我终生难

忘的教诲，它将同竹江先生的形象一起，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我们和竹江先生约好一周后再见面，就告辞了。

二、回 顾

我家在赤坂的东京电视台附近一座公寓的三层。我们是一个近三十年的老住户。刚搬来时，赤坂附近还是一个小商贩们聚居的穷地方，如今，高达二十多层的“新国际大厦”等高层建筑鳞次栉比，赤坂，已跻身于现代化的行列中。

我和妻子从警视厅出来后，先到虎门医院向吉原、鹤泽两位先生做了汇报，并表示了谢意，黄昏时分才回到家。

我们现在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竹江先生指导思想的中心是：“家长不要发表意见，对孩子的行动，只能以充满爱的目光静静地观望。”我仿佛觉得这是神赐的启示。但一想起由香里平时的所作所为，这样的做法究竟能否奏效？我的决心又动摇了。竹江先生交给我们的那张写着要求的纸片就放在饭桌上，我望着它，木然而又惶惑……。由香里今天又没回家。

妻子端着沏好的茶从厨房走进来，“这样的要求我们能做到吗？如果女儿知道不许我们发火的话，会不会更加肆无忌惮呢？”说着，在我对面坐了下来。“不过，也只有这样了，没别的法子啊。我觉得同竹江先生交谈后似乎比原来清醒了些……。”她仿佛是自言自语。是啊，为了女儿，妻子比我不知多操了多少心，多吃了多少苦，而她比我更清楚，她付出的这些辛苦却没能使女儿有丝毫的转变。是妻子将一降临人

世就体弱多病的女儿精心地抚养大，她是从心里深爱着女儿的。我可以靠工作和酒精来摆脱这些烦恼，而妻子却不能。她为了女儿含辛茹苦，付出了一个母亲所能付出的一切。

我们确实象竹江先生指出的那样，“管得过分了”。但是’今后的道路对妻子来说更是荆棘丛生。妻子彻底反省了她的过去，决心踏上这布满艰难的新路。

为挽救女儿，我们曾费尽了心血。那些令人辛酸的往事都真实地记录在妻子的日记中。通过日记，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方法的错误，我们的努力非但没能起到教育的作用，反而加速了女儿的堕落。我们丧失了作为家长应有的冷静和判断力。

下面，我想通过妻子的日记，回顾一下发生在我们和女儿之间的一些事情。括号中是我加的注。

（由香里在麹町中学上一年级时，期末的一天回家后，我们发现女儿的脸上有几处被剃须刀划破的伤口，我们向学校报告了这件事。学校通过警察了解到：麹町和赤坂两所中学的学生发生了冲突，由香里也卷进了这场械斗，并负了伤。由香里的堕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三月十六日

女儿和同班的两个同学一起离家出走。我们发现她从存折里取走了十万日元^①。我急忙同班主任取得了联系，并同一起出走的F和E两位同学的家长结伴四处寻找，但没有下落。夜里两点，女儿打来电话，说她想旅馆过夜，说完就

^① 日本货币单位，十日元约合人民币七、八分左右。——译注

挂上了电话。让我到哪儿去找她呢？她整整一夜没有回家。

三月十七日

天一亮，我就赶到赤坂警察署，提出了保护申请（这是第一次为女儿提出的保护申请。）由香里她们已求助于高年级同学，同高年级同学在赤坂的一家咖啡店里整整商量了一天，夜里回到了F同学家。我闻讯急忙赶到那里，班主任老师不顾时已深夜也赶来了。她们离家出走的理由是：“老师只批评我们三个人，”“家长不理解我们。”我们都认为这是娇孩子的任性。当晚，我把女儿接回家。她和我赌气，不理我。

三月十八日

照常上学。三位母亲一同到那些说服她们回家的高年级同学家，向他们表示了谢意。

三月十九日

麹町中学毕业典礼。女儿手持鲜花到学校欢送毕业的同學。

三月二十日

一年级结业式。春假^①，从四月开始。由香里就要上二年级了。（假期开始后女儿经常外出，在家也总是打电话，但还看不出她在于什么坏事。）

四月六日

新学期开始，换了班主任。（从四月中旬开始，女儿每天下午七点钟左右到家。）

四月二十五日

① 日本中学一年放三次假，春、暑、寒假。——译注